

前天晚上,我去南京路的一个宾馆看望朋友,开车回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路边的一个加油站灯火通明,挤满了等加油的汽车。这个加油站我以前路过时,很少出现这种挑灯夜战的情景,我这才忽然反应过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事导致世界石油供应出现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们。而我之前尽管看到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说要赶在油价前加个油,并没当回事,现在看到这样的情景,还是不免感慨了一下。

我们如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似乎问题不断,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各方面都在进步,甚至已经进步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可战争,饥荒,各种冲突不仅没有随之消失,还此起彼伏,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不过,也许这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而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就是因为它不仅大到超出每个国家的人的想象和理解之外,而且还是由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问题构成的。我们以前之所以很少意识到这点,或者即使有所感觉也没“当真”,可能只是因为并没有切身

# 有问题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

张生

感受到这些问题与自己的关联,因此意识到问题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世界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也是为何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不仅是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原因。其实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有一只看不见“世界之手”在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只是我们有时囿于一隅之见而很少真的把自身的问题和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已。这就像大家熟知的“蝴蝶效应”,亚马孙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不久之后美国的得克萨斯就会刮一场龙卷风。我过去听人这么讲总觉得有点夸张,可时至今日,却深以为然。我想可能现在早已没人再否定世界的相互联系之深,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了。

其实,不只是世界是由问题构成的,我们的人生何尝不也是由各种各样的问题构成的呢?不说别的,如果霍尔木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拖延下去的话,油价继续这么涨下去,可能我都要换一辆电车开了。这也让我想到维特根



闹闹 (中国画) 杨正新

斯坦的一句话。他曾说,哲学是靠问题活着的,不是靠答案活着。因为哲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展开成为哲学本身,而不是靠给人生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来证明其自身存在的意义。而哲学更不是那些肤浅的人所说的给人快乐的知识,因为它不是一个漂亮空洞的名词,靠给人提供心灵鸡汤来“活着”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它是一个动名词,它鼓励人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烦恼,去努力寻求解惑的知识,并从中获得快乐。

而世界和人生都不都同样如此吗?因为有问题才是世界,没问题不是人生。因为这世界永远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处于不

断涌现的陌生的问题和疑难之中。就像这次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冲突所引发的世界石油供应的短缺,再到我们自己的油价因此上涨,这个世界总是处于大大小小的问题之中,也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只能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

人生也是如此,不管是谁,一路走来,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同样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许,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勇敢面对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坦然接受所遇到的每一个困惑,去努力解决问题或者坦然等待问题的结束,而我们的人生也就在这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问题的解决中得以展开,最后成就我们的人生。

我在新疆莎车的最后一站,是去一个叫作奴如孜墩的地方。它俗称讲经台,公元643年,唐代高僧玄奘曾经在此地讲经说法。

我是从和田租车自驾来到莎车的,本来只打算住上一宿,但临时改变计划,多停留了一天,因为这个新疆人口最多的县城,可看的内容实在太多。莎车古国曾经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有三千多年历史,十六世纪初成吉思汗后裔在这里建立了叶尔羌汗国。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名城,留存下了众多的人文古迹,像叶尔羌汗国王陵、阿曼尼莎汗纪念馆等,有着鲜明的伊斯兰建筑风格。黄昏时分,拐进住处酒店旁的一条街巷,路边摊位上烤肉、烤包子的香味沁入鼻孔,一间茶室里传出曲调悠扬的弹拨乐器声,伴随着时而高亢时而深情的演唱,还闪现出舞蹈者的身影。我知道这正是著名的新疆音乐十二木卡姆,它的发源地就是莎车。目睹耳闻的一切,都令人沉浸于一种浪漫浓郁的西域风情中。

相比之下,玄奘讲经台的知名度要小得多。离开酒店退房时,我向前台的维吾尔族女服务员打听遗址情况。她得知我今天还要赶到喀什,建议如果时间紧张的话可以不去,因为可看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个单调的土墩子,并且位置比较偏远。

我感谢她的好意。但我是一定要去看。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小时候都会从连环画或电视剧《西游记》里知道唐僧,虽然没有哪个孩子会喜欢这个人。那个年龄的他们,喜欢的是唐僧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那一个个惊险而迷人的神话故事,像三打白骨精等等。等到长大学习了历史知识后,他们就会知道唐僧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玄奘。他自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出发,历经万里跋涉,到印度学习佛法,并将大量佛教经典带回国内。他对佛教的发展、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玄奘取经途中的艰辛,被记录在一部由他口述、弟子编撰的《大唐西域记》中。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描写,记载的就是从今天的甘肃瓜州到新疆哈密之间的戈壁荒漠的严酷环境:“从此东行,人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昏昏迷,因以成病。”漫漫西行求经之路,是一次信仰之旅,是信念和勇气造就的奇迹。

我根据手机导航的定位驾车前行,快要驶离城区时,被引导右拐驶进一个

院子,眼前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土墩,黄土夯筑,南北约二十米,东西约十五米,高度有十多米。显然是为了保护,一道木栅栏把它整个地围了起来。这就是目的地奴如孜墩,也即玄奘讲经台。

历经漫长岁月,莎车老城的轮廓并没有明显变化,距此地不远,依然可以看到一段南北走向的残破的城垣,与史料上的记载相符。讲经台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作朱具婆佛塔遗址,因“朱具婆”是莎车的音译。也许当时就有佛塔,因为讲经就是在寺庙里进行的,也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一盛事而建造的。但历经近一千五百年的风雨剥蚀,佛塔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这个土堆遗迹。在土堆底,考古学家曾发掘出百余枚宋朝前期的钱币和纪念币,这些珍贵的文物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史料记载,那三天中,每天都有约一万人前来听玄奘讲经,三天下来,听过的人数占到当时全城总人口的七八成。我努力想象当年的场景。当年讲经台上的玄奘,心情会是怎样的?望着眼前的土墩,我忽然冒出一个这样的念头。他当初以一种类似偷渡的方式,违反法律规定西行求经,千难万险终于修成正果。当他向世人传播这种被自己奉为真谛的教义时,胸中一定弥漫一种欣慰感,一种利乐众生、度人于苦厄的慈悲心,而绝不会有一丝的傲慢轻忽。

当然,这些都属于个人想象,查无实据,但也不需要求证真伪。仅仅是想到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是神祇一样的非凡人物,曾经出现在这里并留下确凿无疑的印迹,心中便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在土墩旁,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建立了一所玄奘文化展示馆,是雄浑沉稳的唐代宫殿建筑风格,虎殿式屋顶,石台头基坚实厚重。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进去观看,但倒也没有觉得遗憾,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个讲经台遗址,它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见证。

四周寂寥,只有我和妻子两个游客。后面是一条巷子,巷口木门上方的匾额上用维吾尔、汉两种文字写着“奴如孜墩巷”,两边房屋都是土坯砌筑的维吾尔族民居,墙体颜色也和土墩接近,环境和氛围都保持着朴素原初的本色。这样也好,它让人联想到,佛教在历史上得到迅速发展,一大原因就是它的平民化特点。

离开时,我以土墩旁一尊高大的玄奘雕塑为背景,拍照留念。身后的玄奘,身着袈裟,脖子上佩戴着一串念珠,左手执一柄法杖,右手摆出施无畏印的姿态,高举到脖颈下方,手掌向前。望向前方的目光,慈悲、智慧而坚定。



抗老,不是与时间为敌,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是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是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刻喘息,是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换取岁月深处的从容。

——编者

除夕清早,得黄高勤老师一纸拓片。朱砂如红的拓面上,一匹骏马昂首扬蹄,鬃毛如焰,在翻卷的云水纹里奔腾。上端是她手书“龙马精神”,墨色沉厚,笔力坚韧,如老梅枝条,瘦而含铁。左侧落款:“丙午 黄高勤 年九十九”。

何为龙马精神?在我看来,它不独属于少年意气,更是长者的清明矍铄、与时俱进,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底色。黄老师属龙,我属马,特请她题下这四字,为我的本命年添一份精神底气。

## 如何养一份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从不是与时间为敌,而是与自己和解。是倾听身体的细微声响,在忙碌中留一刻喘息,以日复一日的温柔相待,换岁月深处的从容笃定。在黄老师身上,我时时看见这般境界。

平日去探望,她总伏在书桌前,剪报叠放得整整齐齐。见我进来,便摘下老花镜,从容招呼入座。九十九岁的人,动作依旧利落,沏茶、递茶点,有条不紊。杯中是龙井,沿着她祖父喜饮绿茶的旧习。

“人老了,最怕脑子闲。”她轻轻摩挲着茶杯,“长护险的护理员说,我是她们照护的老人里年纪最大的。可有些七八十岁的人,反倒容易糊涂。究其原因,一是无爱好,二是被照料过甚——事事不做,精神便懈怠了。”

窗外弄堂屋顶,几只鸽子振翅飞起。我想起她的每日“课程表”:上午看书写字,下午整理剪报,晚上收看新闻。黄老师先生晚年亦有严格日课,作画研金石,皆有定时。祖孙二人,相隔近百年,守着同一份勤勉自持。

我冒昧问她:“您觉得更年期该如何度过?”她九十九,我四十八,这话问得有些唐突。她却笑眼明亮,如孩童一

般:“该发脾气还是要发的呀!”随即又缓缓正色,“只是心里要分清轻重。小事看开,大事认真。”

“看开”二字,说得轻,分量却重。九十九载风雨,战乱、迁徙、别离,多少世事需要放下。可她的看开,并非消极放弃,而是懂得取舍——如她握笔,该着力时力透纸背,该收锋时云淡风轻。看她悬腕写字,稳而有神,写完搁笔,又变回那个温和含笑的老人,仿佛方才的凝神专注,是另一个自己。

谈及待人,她的道理朴素真诚:“我自认好相处,便是合群,对人真心。”如今“真心”二字近于稀贵,她却将其融入日常:对晚辈平等相待,不疏不腻;对亲友尽力相助,年近百岁仍为社区书写福字,笑称是“搞些小玩意,自娱自乐”。董桥先生写旧时人情“亲热之中留着分寸”,她便是这样,礼数周全却不生疏,晚辈亲近,家人敬重。

我曾为儿子即将住校离家忧心忡忡,絮絮诉说。她温言劝慰:“与人相处,要有分寸。话不必多,事不必尽。”这个道理我铭记于心,也传给了孩子。有些智慧,非书本可得,是岁月熬成的浓茶,入喉暖心。

夕阳西斜,拓片上的朱砂愈发明艳,骏马似在云水间嘶鸣腾跃。霓虹先生论画重“内美”,言“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这内美,黄老师用一生参悟。近百年光阴,滤尽浮华,只留案头一盏清茶、手边一卷书、心中不灭的精气神。

春风穿堂,带着新叶清气。朱砂骏马、沉墨字迹、九十九岁的落款,共同诉说着一件事:精神二字,不在年纪,在那一口不肯歇的气;龙马之喻,不在生肖,在那份老而不衰、壮而不惰的劲头。

## 十日谈

与年过八旬的父母同行的远游,让我懂得了衰老也有它的意义。

抗老生活 责编:吴南瑶



西塘古镇拥有千年历史文化底蕴,以水为魂,九条河流在此交汇,因水成街,因水成市。其以多桥、多弄、多廊棚而区别于其他江南水乡古镇。尤其是长达1300米、以砖木结构和墨瓦盖顶为特色的明清廊棚,沿河连绵不绝,成为西塘独有的风景亮点。

西塘卧龙桥西堍北栅街的廊棚因店铺稀少而显得格外清静。北栅街65号是一代名师、原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的故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赵老师曾给我们班上过一个学期的数学课。个子不高的他,身躯微胖,给人以敦厚、善良的印象。授课时,他的声音娓娓动听、温文尔雅,总是伴随着一脸笑意。尤其是他用抑扬顿挫、颇为幽默的浙江上海话,带着我们摇头晃脑、慢悠悠地,有时还拖着长腔背诵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x等于2a分之负b,正负开方,b方减4ac。”那情景至今恍如昨日。也因此,至今仍我能背诵一些初中数学公式。

1997年的一次校庆活动上,一位老教师讲起了一件往事。“文革”后期,当时一位从美国回沪探亲的

校友来南模拜见赵老师,刚一见面,不是握手拥抱,而是鞠了一躬,立起身来张口就背数学三角公式。背完后问:“赵老师,及格吗?”赵老师哈哈大笑地说:“满分!满分!”背公式是赵老师教数学的独创。他在《我是怎样教中学数学的》一文中说,背数学公式“一是调

动同学特别是水平较低的同学的学习积极性;二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反复容易记住,也算是一点基本功。”

近日我又去了一次西塘北栅街65号。坐西朝东的故居门框上挂着“一代名师赵宪初旧居”的牌匾,地上立有“赵宪初故居”石碑,皆依旧完好。但原先的暖窝临河民宿已停业。沿着与门框等宽的窄窄通道走到底,可以感觉到是前后两进的格局。后一进关闭的门上贴有对联:“竹报平安,兰呈吉祥。”前一进左边有一座稍陡的木楼梯,拾级而上,有两间挂着门锁的白色门框房间。1907年赵老师

出生时,其祖父开的南货店就在此处,前店后家的格局在西塘比比皆是。赵老师在1947年送别毕业生时,赋诗一首:“家贫无奈做先生,装腔作势论古今。”

喜闻此日皆忠国,愿见他年不害人。临别千言并一语,有为奋奔前程。”

1947届校友洪澍霖在1991年校庆九十周年之际,重温赵老师当年送别之诗,按原韵敬赠赵老师一首:“豪情慧眼做先生,真才实学论古今。”

岁岁旧规返母校,班班小子颂耆英。涉世方知师恩厚,警语铭心不害人。万绪千思并一语,白头不渝向前程。”

从西塘走出的一代名师赵宪初老师,祖孙三代共有九人从事教育工作,这或许是一代名师赵宪初老师的教育理念及思想之深厚底蕴,在家族中代代传承的见证。

四周寂寥,只有我和妻子两个游客。后面是一条巷子,巷口木门上方的匾额上用维吾尔、汉两种文字写着“奴如孜墩巷”,两边房屋都是土坯砌筑的维吾尔族民居,墙体颜色也和土墩接近,环境和氛围都保持着朴素原初的本色。这样也好,它让人联想到,佛教在历史上得到迅速发展,一大原因就是它的平民化特点。

离开时,我以土墩旁一尊高大的玄奘雕塑为背景,拍照留念。身后的玄奘,身着袈裟,脖子上佩戴着一串念珠,左手执一柄法杖,右手摆出施无畏印的姿态,高举到脖颈下方,手掌向前。望向前方的目光,慈悲、智慧而坚定。